

王世杰武漢大學與我（上）

繆培基

（本文插圖刊第二、四十一、四十二頁）

北京大學「比較憲法」

北京大學創辦於一八九六年，初稱「京師大學堂」。民國元年嚴復為總監督。嗣改為「北京大學」，總監督改為校長。設四科學長，即：文科學長陳獨秀，理科學長夏元琛，法科學長王建祖，工科學長溫宗禹。

一九一七年元月四日蔡子民（元培）就校長職。在其就任演說中宣稱：「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又在北京大學發刊詞再予闡明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蔡校長確定大學性質，網羅碩學鴻儒擔任教席。自守舊派留着長辮子的辜鴻銘至激進維新派的胡適、錢玄同、陳獨秀、李大釗、周樹人（魯迅）等。還有國學大師沈尹默、沈兼士，史學家朱希祖，考古學家王國維，地質學家李四光，朱家驊、理則學家陳大齊，政治學者高一涵，教育學者蔣夢麟，以及其他不勝枚舉的專家學者。真是奇才異士，五光十色，兼容並包而成其大。蔡校長認定大學為研究學術之機關，必須思想自

由；校務不由校長獨裁，而應由教授組織評議會治理。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發起轟轟烈烈劃時代的運動，聯合北京所有大專學校學生三千餘人罷課遊行，抗議巴黎和平會議中列強決將德國在山東省所有權益歸日本繼承，要求北洋政府訓令我國代表團拒簽和約，並懲辦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工商界亦罷工罷市，國情聲援。如此擾亂一個月後，曹、章、陸丟官，巴黎對德和約簽訂時我國代表不出席簽字。於是，這一「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遂達到目的。

五四運動以發揚愛國精神而興，但不旋踵而成新文化運動。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由陳獨秀發起在北京出版「每週評論」，與兩年前他在上海主編的「新青年」雜誌後先鼓吹文學革命，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五四運動開始，一般愛國青年風起雲湧，提倡新文化運動。北大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康白情等辦「新潮」雜誌，批判舊禮教、舊文學，高舉「民主」、「科學」兩面大旗，有如醒獅怒吼，聲震全國，北大乃成新勢力

新思想的中心和號召青年奮起向專制政體封建制度挑戰的司令臺。這一天崩海嘯般的新思潮湧至各省縣。大專學校與中學學生狂熱附和。雜誌小冊紛紛出現，有如雨後春筍。

我在廣東省立梅州中學唸書時期，新文化運動正達高潮。對「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衷心擁護，對北京大學無限嚮往。

一九二四年六月中學畢業。嗣即北上投考北大。考生共三千餘人，錄取一〇七名。放榜時，我列在前三十名中，覺得榮幸。編入文預科。唸完兩學年後，於一九二六年升入本科政治學系。那時，北大只分學系而不分文、理、法學院。

王雪艇（世杰）先生於一九一三年受稽勳局資送赴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四年後，轉入法國巴黎大學。一九二〇年得博士學位。同年十月應蔡校長聘回國任北大教授。我入政治學系時，他是法律學系主任。政治學系主任是周鯁生（覽）先生。一年級課程中，高一涵先生授政治學，皮皓白（宗石）先生授經濟學，陶孟和先生講社會學，何基鴻先生教民法總則，雪艇先生教「比較憲法」。

「比較憲法」是雪師到北大時所開的課程，也是我最感興趣的一門。雪師講課，口齒清晰，聲音洪亮，條理分明，疾徐適度，令學生容易瞭解，且便於筆記。記得他上堂開課的第一句是：「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政制的基石。」這句話至今猶鏗鏘在耳。那時只發講義，尚未印成專書。

雪師是我國介紹法國法學權威狄歐（Leon

Duguit）的憲法學說之第一人。狄氏一八五九年

生，一九二八年逝，享壽六十九歲。著「憲法論

」（Traite de Droit Constitutionnel）兩鉅

冊，倡「多元國家」論。依其說：個人是組成國

家的一員，同時亦是教會、工會與其他社會團

體的成員，故個人同時享受在多種組織內的生活

，從而國家權力不應剝奪他的全部生存權。憲法

是用來限制國家權力的行使，以保障個人的各種

自由。英國政治學泰斗，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

教授拉斯基（Harold J. Laski）先生（一九一

三年生，一九七〇年三月廿四日逝世）受狄氏影

響，亦復闡揚此一學說。雪師於一九一七年入巴

黎大學攻讀時，對狄氏的憲法理論有精深的研究

和心得。北大的「比較憲法」講義稍後交商務印

書館出版，成為權威著作。嗣又由中央大學錢端

升教授增訂再版。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派充「中

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參事，由重慶輕裝飛印度經

倫敦赴柏林，隨身一件衣箱中祇帶三本書。一本

是「三民主義」，一本是中英對照的「四書」，另一

本就是再版的「比較憲法」。在柏林時，這本我

視同經典的鉅著被留德學生借去傳讀，沒有歸還

，致現在手頭無存，坊間亦無可再購，深感遺憾！

雪師在北大講授「比較憲法」，對我國法治思想的發展影響鉅大。國人開始對憲法的功用和重要性有明確的認識，奠定了我國推行民主憲政的基礎。我認為這一偉大貢獻超乎雪師生平其他

炳耀功勳之上。

我聽雪師講「比較憲法」僅一個學期。一九

二七年初，國府奠都南京。雪師離北平赴京任法

制局長兼任立法委員。這門功課改由梁雲松（龍

）先生代授。不久，梁又去，錢端升先生繼之講

完。兩位先生學問淵博，惟口才、聲調、條理與

姿態各方面都遠遜雪師。雪師離校，令我感到鉅

大的損失。

。

留學英法受教名師

我於一九三〇年六月畢業北大政治學系。代

理校長陳百年（大齊）先生發給證明書，九月校

長蔣夢麟簽發「畢業證書」。那時國立大學不授

學位，許多私立大學則給畢業生以「學士」頭銜

。北大教授中，大多數沒有學位；其在外國獲有

學位者亦從不在名片上印明「博士」頭銜以自炫

。胡適之、周鯁生、王雪艇諸先生即共例也。

畢業不過是在北京大學六年唸書的結束，而非

非求學的終點。出國進修的欲火在我心裏燃燒著

。很想效法雪艇、鯁生二師，赴英法再讀幾年書

。

夏間回粵。第八路軍總指揮陳伯南（濟棠）

將軍嘉許我的求學志願，慨然命軍需處撥一筆現

款（數目記不清）給我作往英法深造的學費。粵

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先生亦由省府捐助五千元毫洋

（粵硬幣，比國幣小）。這兩筆現款交總指揮部

總參議繆培南兄保管，分期匯往倫敦供應。

留學費既有著，八月動程乘法國郵輪赴巴黎

轉往英國。到倫敦後，準備入愛丁堡大學，部份

留英學生則勸阻。據言：愛丁堡太守舊，其課程

不合我國需要。「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由「費邊

社」（Fabian Society）主要人物韋伯（Mr.

and Mrs. Sidney Webb）夫婦於一八九五年

十月開辦（與北京大學同時），五年後，併入

倫敦大學而成其所有學院之一，修業期定為三年

。這學院創立之使命在「促進經濟學、政治學、

統計學、社會學、歷史學、地理學等之研究與改

進。」其教職員之聘請，學生之招收，不論抱何

種政見，不問任何宗教，不分男女性別，一視同

仁，兼容並包，與蔡元培長北京大學時的作風不

謀而合。建校三十五年以來，名師薈集，聲譽日

隆，各國青年負笈前來者逐年增多，畢業回國擔

任政治經濟方面要職，發揮廣大影響力。

朋友們以上述理由力主我入倫敦經濟政治學

院，準備將來為建設新中國効力。我被說服了，

遂去報名入學。

外國學生須受英文測驗。北大畢業成績表上

給我英文分數九十餘分。但我覺得聽講和寫作的

能力還是不夠。於是，第一學年祇選修政治理論

、比較政府、經濟學、英美德法四國憲法，另行

自聘教師，潛心補習英文。第二學年在拉斯基教

授指導下研究現代政治理論。他指定參考書，要

我寫成論文向他當面誦讀，然後由他逐點批評。有時發音錯誤，就予矯正。每月一次。爲着依指定日期交卷面誦，我迫得埋頭苦修，夜以繼日。如是過了兩年。一次，拉斯基教授忽然問起：在中國做事是否必需博士學位？我答：「北京大學的多數教授沒有博士學位」。他說：「那末，你不必繼續在這裏讀下去了。我勸你去巴黎把法文學得像你的英文一樣好，然後再往柏林或維也納學習德文。」接着又說：「依我的意見，中國正需改造，其應採的模式不是蘇聯的共產主義，而是英、法、德三國的社會主義。具體言之，以選舉方式經過國會立法改變社會與經濟結構，即和平變革是也。」

我遵照老師的主張，於一九三三年底在倫敦與溫德利女士結婚後離英赴法。

在北大預科兩年中，我學過法文。由於它是第二外文，教授和學生都不認真教學。所以，到法後即入普齊業大學（Universite de Poitiers）附設的法文專修班從頭學起，經過六個月的密集教練，又赴瑞士日內瓦大學暑期法文班續修兩個月。一九三四年九月投考巴黎「政治科學院」，兩小時內用法文寫成「自述求學經過」一篇交卷，幸被取錄，入外交系。課程有國際公法、歐洲外交史、美國外交政策、國際關係、國際組織。這時我聽講和筆記都不感困難。教授中最令我難忘的是席福禮（André Siefert）先生。他是美國問題專家，「地緣政治學」權威，已有許多著作問世。每次講課，大教室樓上樓下，座無虛席。口若懸河，綱目並舉，可與倫敦政經學院拉

斯基授課的亦莊亦諧，門窗外擠滿旁聽學生之狀遙相媲美。席教授說：「世界政治中心過去在地中海，現代移至大西洋，將來必在太平洋。」他作此演講時，東南亞地區除泰國外，都是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菲律賓、越南、高棉、寮國、錫蘭等紛紛獨立自主，中共佔據大陸，繼以韓戰爆發，美國介入。太平洋波濤洶湧，危機四伏，今成兩個超級強國競爭的角力場，未來局勢將愈趨複雜險惡，可能演變爲爆發世界第三次大戰的導火線。席教授一九三五年的預言已獲證實。

一九三五年春我函倫敦拉斯基老師，問他我是否已在巴黎讀完「政治科學院」後，仍照前次指示赴德奧入學。那時希特拉掌權，破壞德國民主政體，實行獨裁，退出國際聯盟，廢除凡爾賽條約，派軍佔領萊茵河地帶，刺死奧國總理，全歐震撼，戰雲密布。他回信說：「我看，德奧局勢如此，你不必去了。」恰好這時我的留學費經過五年的支用，即將告罄，不想再向人求助，乃決定於學年終結後裝裝歸國。

早在一九三二年，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章潤珊先生來倫敦進修，和我常有過從。承告：國立武漢大學自一九二九年王雪艇師任校長以來，選定武昌東郊珞珈山爲校址，建造宮殿式的校舍，圖書館，教職員住宅和學生宿舍，美侖美奐，規模宏大，分文、理、法、工四個學院。王校長以創立第一流大學爲職志，積極充實圖書設備，廣攬名儒領學任教，同時物色少壯英才來校，以培養

新一代的教授。韋君並告：北京大學前任教授周鯁生、皮宗石、燕樹棠、陳源、吳宓等都在武大。我聽悉後，對武漢大學發生極濃厚興趣，心嚮往之。到巴黎就讀時，常將學業進展情形函報鯁生、宗石二師。王校長則已於一九三三年四月轉任教育部長，所遺校長缺由王撫五（星拱）先生遞補。

面臨歧途選擇武大

一九三五年七月動程回國，取道柏林、維也納、至義大利搭船赴香港。抵達維也納，我國駐奧地利公使館轉交武漢大學聘書，邀我擔任法學院政治系教授。驚喜之下，以爲這是繼續研究學術的機會，亦可同時教育下一代的青年，乃立即函告武大，接受榮命。

所搭義大利新造郵輪於七月下旬由威尼斯啓碇，航行兩週後到達香港。船剛入港口，收到廣西潘宜之兄的電報，要我「立即」往桂林。我在倫敦唸書時，宜之偕夫人來英考察，初次相識。因其爲人誠篤，遂成好友。不久，他回廣西任桂軍總司令部要職。其時，李宗仁、白崇禧與省政府主席黃旭初勵精圖治，以建設模範省爲職志，需才孔亟。宜之電報未言要我做何事，據我料想，係邀我去廣西擔任軍方或省府某項工作。

停留香港兩天後到廣州。第一件事是晉謁第一集團軍總司令（由原第八路軍總指揮改稱）陳伯南將軍，申謝他五年前資助我留學英法的恩惠。總部參謀長培南兄引見，陳總司令囑我先去參觀近年在省垣郊建設的各項工業，然後給我一

中校秘書」的職銜在總部服務。他又說：「你可介薦留學歐美回國的才俊給我用，二十名或三十名都可。」次日總部派員導我參觀幾座小型工廠。留法好友鄭彥霖兄已先我數月返廣州任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院長。挽我擔任政治系副教授，並報請鄭校長海濱（魯）先生接見，面囑在中大教書。盛意可感。

自五齡啓蒙至三十歲一直在學校的書生初回祖國即面臨四方面的徵召。究應何去何從？必須慎重考慮，再作抉擇。守信、報恩、友誼和自己的志趣反覆在心中旋轉。最好，這四項都能兼顧到；如果不能兼顧，那只有選取其中之一了。在廣州兩星期，日夜苦思，不能安眠。宗叔繆任衡不久前由莫斯科孫逸仙大學留學歸來，和我懇切深談。他說：「陳總司令個人確是忠誠為國，發憤圖強，大有作為；但粵省政風腐敗，漆黑一團。你像一張白紙，不可沾上污點。在廣東做事，若欲生存，必須同流合污，否則，必受惡劣勢力圍攻，把你打得焦頭爛額，無法立足。」這一番話有如晴天霹靂，令我膽戰心驚！我出國五年中，國內政局經過多次劇變，粵省實際情況尤感隔膜。相信任衡所言並非危言聳聽，亦非心存惡意，在我背上澆冰水。這時，感到站在懸崖峭壁上面，必須謹防失足。為着保持一身的清白，避免捲入派系傾軋的漩渦，離開廣州，踐約往武大教課，乃屬上策。粵桂對立爭競，而我與廣西軍政首長素無關係，捨粵就桂並無理由。既欲離粵，則中山大學的邀約當然無法接受。

北大武漢的決策引起培南兄等一羣親友的驚

詫與激烈反對。他們認為我是廣東軍方資助赴歐留學，今回來應感恩圖報，在總部服務至少三年，然後才可做別的事。老實說，這一點從來沒有人對我說過。所以，在接受武大聘書以前，未曾考慮到。不過，他們的意見有充分理由。我必需面報陳總司令伯南將軍，看他如何指示，再作最後決定。

八月下旬一天清晨七時我到總司令官邸，伯南將軍穿晨大衣接見。我把接受武大的聘書事報告說：「因出國讀書已有五年之久，國內政治經濟情況發生鉅大變化，意欲去北方教課數年，了解一番，然後回粵聽候驅策。」當時心料他會勃然大怒，嚴詞教訓。豈知他聆悉後頻頻點頭讚許，並說：「我為國家栽培人才係為國家用，不是為個人用。」言畢，即寫一條子贈我去武昌的旅費。這種恢宏氣度和豁達胸懷，在權要人物中殆如鳳毛麟角，令我震驚而肅然起敬。辭出回寓，即電告武大，定於九月中旬到校上課。至是，歧路在前，終於有所抉擇。

由廣州北上，道出南京，往教育部拜謁部長王雪艇師。他已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卸武漢大學校長職，惟對其親手創辦的學府仍極度關懷，保持密切聯繫。他詳告創建武大經過的艱苦歷程，如覓定校址，移走原有墳墓，興建校舍，籌措經費，物色教職員，購置圖書和理工設備等費盡心力。並言：「教育是長期性事業，辦大學需有遠大前瞻計畫。我要武大成為第一流大學。過去五年是開創時期，先求奠定堅實基礎，然後逐步充實教學人才，增添設備。目前建立純潔、務實、好

學的良好學風，極端重要。教授的責任不僅上堂講課，而且要致力學術研究，求博亦須求精，多發表著作。這點望你能體會到而注意及之。」雪師這番長達一小時的談話給我很多啓示和鼓勵。心想此次投身新興的高等學府，依「教學相長」的道理，既可與有志青年晨夕講道，又有機會繼續研究，在學術上做些貢獻，符合自己的興趣，情願窮畢生時光和精力以赴。

自南京搭英商怡和公司客輪往漢口，見長江兩岸童山濯濯，缺乏美感。船靠碼頭，武大派人照料登陸，乘大學自備的小轎車直達武昌城東的珞珈山，開始教學生涯。

珞珈山水景色迷人

總務處把我安置在「半山廬」，替我購備被褥等用具。這是一幢兩層洋樓，專供單身教授住居的宿舍，踞山腰，深隱松林中，蟬鳴蟲吟，螢光點點，饒有詩意。我與陳恭祿教授住樓上，郭斌佳教授住樓下，另有其他二位教授。每日三餐同席用膳。漢口市長吳國楨常來訪斌佳談天，得與相識。半山廬面對圖書館、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和學生宿舍。工學院正在施工。兼採宮殿式與西洋式之長的建築，典雅堂皇。藍色琉璃瓦掩蓋淺黃色的高牆，在晴空一碧下顯得和諧悅目。東湖在側，微波蕩漾，水色山光益增艷麗。每當黑夜岑寂，湖面一平如鏡，反映高懸的明月，閃爍的繁星，漫步沙灘，有如置身仙境，忘却世事的煩囂。

武大已於九月一日開學。抵達次日拜訪校長

王撫五（星拱）先生。我身穿西服，坐在很長走廊內一張長凳上，等候十分鐘，學生走過，以為是新生到校，趨前詢問。

王校長穿長袍，雍容儒雅，敦厚沉靜，以柔和聲調表示歡迎。嗣連續謁見北京大學前任老師現任武大教務長皮皓白，政治學系主任周鯁生。此外，還去向文學院院長陳通伯（源），法學院院長楊端六，總務主任熊魯馨（國藻）三先生請教。熊主任持身廉潔，富責任心，掌理大學總務有條有理，對教職員和學生的生活所需，照顧十分週到，深得大家敬重。

周鯁生老師把他擔任的「西洋外交史」、「西洋政治史」兩門功課讓給我講授，每週各三小時，共六小時，尚覺輕鬆。第二學年增加「英文政治學選讀」一門，每週三小時，共九小時。周老師以培養教學人員為主旨，對新進教員少予鐘點以鼓勵其研究和寫作，用意至善。他仍授國際公法。與我同時受聘的留英同學樊德芬教授擔任政治學、政治思想史；比我先一年到校的劉篤生（廼誠）博士講「比較政府」。老教授李劍農先生授「中國政治史」。政治學系的陣容可够水準。其他院系人才濟濟，如文學院院長陳源，工學院長邵逸周，哲學家范壽康，史學家陳恭祿、郭斌佳，文學家高翰、蘇雪林、聞一多、沈從文、劉文典、凌叔華、袁昌英，經濟學家李國鼎，外國文學家吳宓等各有專長，名重一時。

武大招考學生所定水準甚高，不易錄取。我到校時，全校學生僅八百餘名，員生關係密切。校風純潔樸實，尊師重道，讀書氣氛濃厚，圖書

館經常滿座。

一九三五年底第一學期結束，寒假開始。吾妻由英乘德國郵輪到上海，我往迎接，再經南京回武昌。時值行政院改組，張嘉璈接長鐵道部，曾養甫任次長。交接之日我到部拜訪養甫先生。他當面要我擔任鐵道部秘書。湊巧張部長走入次長室，他又把我介紹說：

「這是繆培基，我已派他為秘書。」嘉璈先生唯唯稱可，和我握手。這項突然而來，充滿戲劇性的舉動令我瞠目咋舌，一時不知所對，但不在部長面前表示異議。我與養甫先生同屬嘉應州人，雖仰其名，惟從未晤談，只聞其才氣縱橫，耿介率直，前與陳立夫先生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同窗，後來在浙江省建設廳長任內卓著績效，聲名鵲起而已。這天何以不先向我徵詢而突然當面委派為鐵道部秘書？私忖必有好友向他推薦。此人是誰，事隔五十載，至今我仍如在五里霧中。

現曾先生已作古，無從查證。他的唐突作風令人驚訝。回旅館後，我寫一封信，衷心感謝他對我的器重，惟在武大剛教完一學期，不能中途撕毀聘約，改任公職，請他另選賢材襄助。信發後，杳無回音。我照原定行程借妻溯江返校。

第一期竣工的教職員住宅區位於珞珈山之陽。熊總務主任在我半年前到校時預留雙併式的洋房一幢，與劉篤生教授夫婦分住，各有大門進出。樓下有客廳飯廳，樓上有臥室書房浴室，地下層有廚房和工人房。新自歐洲回國，得此住宅，甚感滿意。洋房高踞山頂水塔下面，俯瞰東湖碧

水，遠眺前方山巒。湖濱的廣袤田野鋪着金黃色的油菜花，迎風搖曳，白鶴飛翔，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晴天我循小徑步行越山頂而下，繞過半山廬去法學院上課。下雨天則乘校方所備的小輪車往返，交通稱便。

東湖在珞珈山麓，水平如鏡，有手搖平底小艇可僱。我們夫婦從住宅沿路拾級下山，携留聲機和唱片，泛舟湖上，欣賞音樂，怡然自得。湖心有一小島，亭榭隱現於蒼松紫藤之間，供遊人休憩。

圖書館藏書豐富。我由歐返國時，携帶大批有關政治、外交、歷史、法律的英法文書籍為教課研究之用。豈料到館查閱目錄，發現所需參考書都很齊備。武大建校不過五年，藏書如此之多，不禁驚異。

新任教授聘約一年，月薪國幣三百元。第二學年聘約二年，薪加二十元。是時幣制穩定，物價低廉。宴客時向武漢飯館訂一席豐富菜餚送到住宅，僅需十五元左右。家中僱工一名做菜兼清潔工作，月給四十元，住宅租金約二十元，加上二人伙食及零用，每月共支用二百元上下，尚可存餘一百元，故生活安定，不虞匱乏。

那時，陳辭修（誠）將軍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長兼軍官教育團長。張發奎將軍在滬知我在武大教課，專函囑我去拜訪，遂至武昌南湖謁見。這是我初次認識辭修將軍，見他身材短小，精明幹練，誠懇直爽，氣度恢宏。午餐同席者尚有羅卓英、鄒洪兩名將，亦係前未謀面者。

一九三六年六月教完一個學年。校長送來續聘二年的公文。

我利用暑假時間偕內人乘平漢火車往北平重遊舊地，妻則初次來故都觀光。留英學友霍秉權兄已在清華大學任教授，經他向校長梅貽琦先生介紹，邀我們寄寓「水木清華」招待所一週。承前在北大政治學系兼課的王化成（國際公法）、浦薛鳳（政治學）兩位老師與劉崇欽、陳之邁教

授聯名請宴。

清華校園密林成蔭，清靜優美，設備完善，誠屬教學的理想地點。我在北大唸書時，曾來參加「暑期體育班」六星期，郝更生先生教游泳，高梓女士教舞蹈，馬約翰先生任總教練。

後來，郝先生向人揚言：「繆某是清華大學出身的」。令我感到光榮。

我們正在北平遊覽名勝，參觀故宮博物院，

國立北平圖書館。忽聞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陳伯南將軍下野，中央統帥委余漢謀將軍接任，改稱「第四路軍」。

培南兄乘參謀長職返鄉，粵局劇變。遂偕妻南下廣州觀察新情況。經香港，往陳公館拜謁伯南先生，意欲慰問。據聞者告：總司令身體違和，不見客。我遂留片而去。

（未完待續）

伍廷芳的故事

洪進田

伍廷芳，字秩庸，廣東香山縣人。生於西元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卒於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伍廷芳早年留學美國，獲法學博士學位，曾在香港開業任律師。

民國六年，任廣州護法政府外交總長，追隨孫中山先生奔走國事，不遺餘力。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叛變，伍廷芳心中愛憤，因而一病不起，與世長辭。後人感懷他的功績，曾在廣州市郊觀音山麓立一尊銅像紀念。

伍廷芳平時與蘇曼殊交情深厚，聽從蘇曼殊的勸告，決心終生素食，認為可以延年益壽。他自我約束極嚴謹，雖然經常必須參加各種大小宴

會，却不輕易破除口禁，稍沾葷腥。

伍廷芳晚年身體較虛弱，家人都很耽心，認為是長期素食的緣故。

他的公子伍朝樞想到一個辦法，暗中吩咐廚師燉一碗嫩鷄湯，除去上面的油脂，加入青菜豆腐湯裏面，端給他吃。伍廷芳不知情，品嚐之下，覺得味道很甘美，吃完後，叮囑廚師以後每天要照著做。

久而久之，因為湯裏面偶而摻有細雞肉絲，他發現不對勁，仔細一看，十分驚訝，於是叫人喚來廚師，大聲責備廚師的粗心。

伍朝樞看在眼裏，在一旁暗暗發笑，他這才知道，原來是兒子有計劃的惡作劇。但他並不介

意，只說：「朝樞此子不可靠。」一笑置之。

伍廷芳不但吃素，而且每晚在臨睡前都要盤腿坐在床上，雙手合十閉目默禱口唸：「阿彌陀佛」，非常虔誠。有時坐着坐着竟睡着了，就這樣一覺到天明，家人叫也叫不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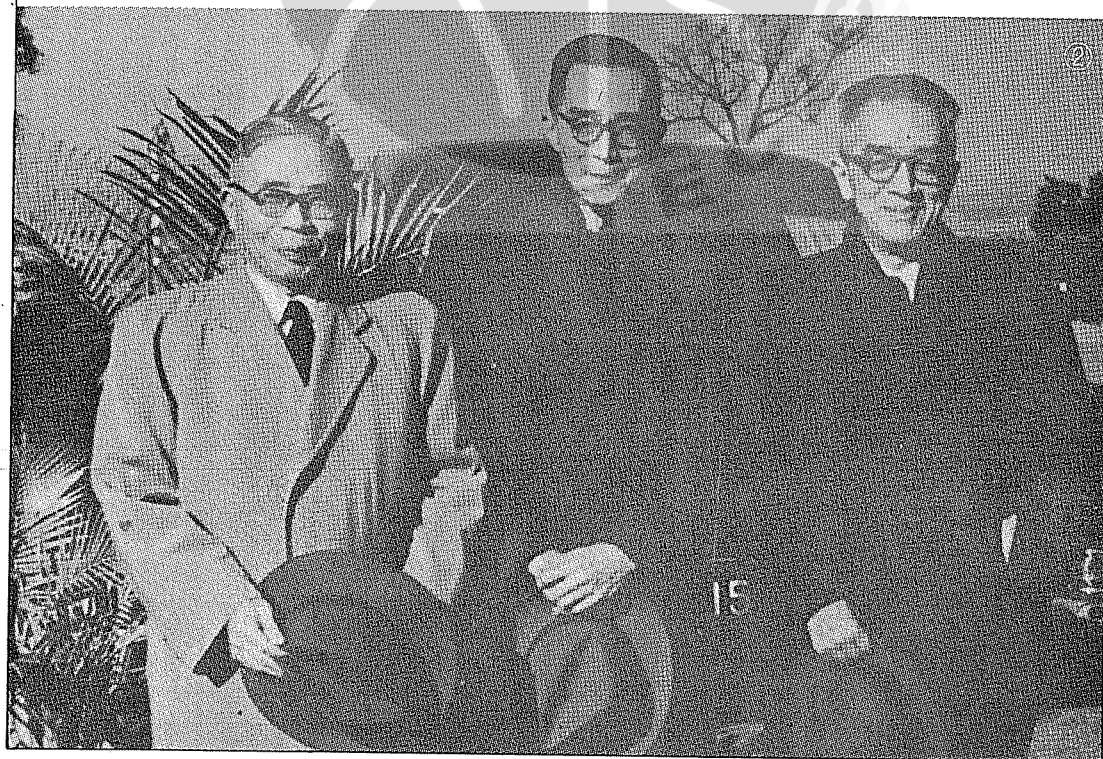
伍廷芳雖然沒有真正受過佛門的禮戒，但據說他的道行，比有些苦修多年的高僧還要深厚，這大概是由於他夙有慧根，才能一點即悟，明心見性；再加上他對靈魂學很有興趣，且有獨到的見解。

伍廷芳曾著「靈魂學初稿」一書，內容豐富有趣，可惜因陳炯明廣州兵變而燬於戰火，否則傳之今世，一定能對現代學者有所啓發。



①左起：莊尚嚴、孔德成、王世杰、羅家倫、杭立武。

②左起：王世杰、梅貽琦、胡適。(文見20頁)





①王世杰(右七)五十四年陪同海外學人參觀金門。

②王世杰(右二)主持院士投票。(文見20頁)





①王世杰一九四八年訪英，與美國克萊將軍之政治顧問馬斐大使(左)、海斯將軍(右二)晤談。

②左起王世杰、駐捷克大使梁龍、中央社王家松、克萊將軍合影。

